

北美来客

曹娥江上的加拿大雁。



大山雀的博物旅行

□张华

前不久刚写了篇《你好,妖怪!》的文章,盘点了最近几年宁波及周边地区的鸟类“妖怪”记录——对“鸟人”们来说,“妖怪”的意思是“某地发现的超级罕见乃至不可思议的鸟类”。没想到,此文发表没几天后,我就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鸟况快讯”:在上虞的曹娥江畔,同一日出现了两只妖怪级鸟儿,其一是黑叉尾海燕,其二是加拿大雁!

黑叉尾海燕是远洋鸟类,尽管极少出现在内陆,但不管怎么说,它在东海是有分布的,早就列于浙江鸟类名录。至于加拿大雁,则只能用“奇葩”来形容了,这种鸟不仅在浙江是第一次被记录到,历史上在中国也只有非常零星的记录,因为它们主要分布在北美,在加拿大与美国倒是很常见。问题是:它怎么会横跨重洋零零地出现在绍兴呢?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里的加拿大雁。

曹娥江上的神秘大雁

10月下旬的周末,全国秋季水鸟同步调查开始了。我的小组负责象山港的水鸟调查,当天鸟况惨淡,未发现一只珍稀鸟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我躺在床上刷微信,看看省内其他小组的“战报”,忽然看到鸟友“空中老飞猪”在朋友圈里激动地大呼小叫:“容我静一静!容我静一静!据说鸟人圈子已经炸锅了!”我一看他这条微信所附的两种鸟的照片,顿时觉得热血上涌,差一点从床上跳起来:啊!妖怪又来啦!

那是充满传奇的一天:这位“老飞猪”先生首先拍到了

黑叉尾海燕,而当准备结束调查时,他发现曹娥江的滩涂上有一大群白鹭,于是支起了单筒望远镜,开始仔细分辨,期待能找出一只珍稀的黄嘴白鹭。可惜,并没有。

“正失望时,我看到远处有一只雁,一开始我以为是普通的豆雁……收起器材,准备返程了,但还是用相机远远地拍了一张,放大一看,啊,这不是做梦吧!居然是一只黑雁,具体学名还叫不上来。这下兴奋了,立马下滩去拍。但它很警觉,当我靠近到150米不到时,它就开始警惕不安了,我

只好停住了脚步……”事后,“老飞猪”如是说。

当天,省内专家确认,这是一只加拿大雁,又名加拿大黑雁。它是怎么来的,成了一个谜。不过,多数富有观鸟经验的鸟友都倾向于认为,这次水鸟调查刚好是在“海马”台风影响过后的次日,因此,黑叉尾海燕也好,加拿大雁也好,极有可能是受恶劣天气影响而在无意中进入内陆的,这跟《你好,妖怪!》那篇文章里所提到的短尾贼鸥居然现身杭州湾的道理是一样的。习惯上,这些鸟都被称为“迷鸟”。

美国校园里的“霸道鹅”

我并不是没见过加拿大雁。甚至可以说,我曾被它们“欺负”过。

思绪闪回到2007年夏天,我曾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这所大学最初是农业学校,拥有大片的土地与森林,一条美丽的河流穿过校区。当我们坐大巴进入学校的时候,就看到很多“鹅”在路边草地上觅食。迎接我们的老师说,这些都是野生的大雁。当时我就大吃一惊:啥?野生大雁?它们怎么不怕人?

后来,当我在校园行走,每天都会碰到这些“野鹅”——

其英文名就叫Canada goose,直译即“加拿大鹅”。加拿大雁的成鸟特征明显,黑头黑脖子上套个白色围脖,是属于不会被认错的鸟。而其幼鸟则是浑身褐色,像个毛绒玩具。

“野鹅”们总是成群结队拖家带口,大大咧咧地在校道上行走,在草坪上觅食,在河流中游荡,在岸边歇息,根本不惧人。美国人习以为常,我从未见任何人驱赶它们。

确实,当地居民把鸟儿、松鼠等小动物都给“惯坏”了。我曾见到,在河边,一对绿头鸭带着一群小鸭子,把一个美

国三口之家给团团围住,大有一副“不给东西吃就绝不撤退”的架势。有一天傍晚,我路过河边,见到一对加拿大雁带着两只幼崽在玩耍。橙红的夕阳斜斜地照过来,把这一家子都染上了温暖的颜色。我被这场景打动了,蹲下身来拍了几张,边拍边走近,最后离它们只有两三米了。谁知,这时不知道是鸟爸爸还是鸟妈妈,显然认为我侵犯了它们的领地,张开翅膀怒气冲冲地向我冲来,大有不把我掀翻在地不罢休的态势。可把我吓得,只好拎起相机转身就跑。

阔别九年再相见

尽管我有过与加拿大雁差点“亲密接触”的经历,且给它们留下了不少美丽影像,但听说有一只雁居然不远万里来到了浙江,心情还是非常激动。我马上决定,得去见见老朋友,略尽地主之谊!

一天清晨6点多,我从宁波驱车出发,约一个半小时后到达曹娥江边。那时,已经有3位来自杭州等地的鸟友在那里观鸟或拍摄了。天色阴晦,雾气茫茫,空气质量不好,能见度差,但不管怎样,鸟还没有飞走就已是幸事。

站在江堤上,我用望远镜扫视宽阔的曹娥江。离岸约100米处,有近百只白鹭站在水中,多数是常见的黑色喙的

小白鹭,还有少量的黄色喙的中白鹭,以及一些也是黄色喙的大白鹭,后者体型高大,犹如鹤立鸡群。附近还有不少跟大白鹭差不多大的苍鹭。比鹭群所处位置更远约50米的江面上,有一个不合群的大家伙在独自飘荡,是的,它就是加拿大雁!

我扛起装在三脚架上的“大炮”,悄悄下堤,到江边一处芦苇丛旁坐了下来。据以往经验,如果有那么多鹭在“放哨”,其他单个的大型水鸟往往是愿意混在鹭群旁的,因为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总有一只鹭会率先注意到危险临近,示警起飞,从而带动群体逃离。但诚如“老飞猪”所言,这只加拿大雁的警惕性很高,始终在远处,没有靠近岸边的意思。

大半个小时后,它扭转了头,慢慢向离岸相对较近的鹭群靠近。有戏!我立即将“炮口”对准了它。果然,它逐渐向远处游来,最后在几只白鹭旁停了下来,扭头开始梳理羽毛。哦,我明白了,它是吃饱了早餐,开始歇息、打扮了。不过,此时它还是与我们保持了约100米的距离。

梳理完羽毛,它昂首挺胸,以站立的姿态拍打了几下翅膀。高速快门记录了这个瞬间,在相机屏幕上回放照片的时候,突然发现它的左翅飞羽有明显折损,起码缺了两三根。我的心为之一紧:它受过伤吗?如果是,这是否就是它到内陆水域来避风的缘由?它还能振翅远飞吗?但愿它一切都好,最终能平安回到大洋彼岸的遥远故乡。



叶有所思

明珠与瓦砾

□叶蓉

去新的班级上课,第一句先问:我的课代表呢?得知并没有委派之后,即兴就开始选拔:有谁愿意成为课代表?有几个小朋友跃跃欲试又犹豫不决,眼神里充满热切可是身体迟疑不决。有人问:成为课代表要有什么条件?我说:那首先是要把语文学好啊!忽然有几个似举非举的手悄悄地低了下去。可是,当最终确定了人选,我分明听到之前一直想要跳起来又最终默默放下手的孩子的轻轻叹息。

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我自己也常常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机会来临,总患得患失,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无法成功,害怕失败而丢脸,于是匆匆地铩羽而归,甚至连机会的尾巴都没敢用力去抓住。但是当真的眼睁睁看它从眼前飘过,又后悔得肠子发青,觉得自己本来其实是可以争取一把的。然后就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中来回拉扯,一事无成。就像那些举起手又悄然放下的孩子,他们有一点自信有一点怀疑,在机会的面前伸了伸手又缩了缩手,最终与之擦肩而过。

《山月记》里面写道:“因为害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因为有几分相信自己是明珠,而不能与瓦砾碌碌为伍。”没有成为一颗明珠的豪迈自信,也就失却了奋力雕琢自己打磨自己的壮志与决心,但还是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天赋和特别,看不起身边那些平凡普通的沙石。在明珠与瓦砾间来回徘徊,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定位,这样的人常常最矛盾,也最痛苦。既扼不住命运的咽喉,又不甘心被他牵着走,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命运拖行了五百米,拉出一条血路。

想要做明珠,就迎头赶上千锤百炼;甘心做瓦砾,就默默匍匐碌碌终生。不要等着老天来选择你是什么,你自己先选。